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羅鍋軼事 第十九回 訪惡霸劉公遭難 四英雄定計捉凶

室暗室明兩奚疑，方寸常存不可欺。 莫道天高鬼神遠，須得先將自己知。

話說劉吏部審問四名冤魂口供，哪知外面有一惡奴癩狗懷三前來聽其動靜。只聞老道自言自語，本部堂長，本部堂短，並未聽見四魂之言，暗想：「這部堂是一員大官，哎呀！這必是前來私訪我家牛太爺惡跡的罷！不錯，我快去報知牛太爺去。」

遂轉身來至客廳，向牛飛天耳畔說了一遍。牛飛天又驚又喜，復又大怒，驚的是惡跡已發，喜的是賊官私訪未曾出宅。遂心中大怒，吩咐：「眾家丁將老道給我綁來。」眾惡奴答應一聲，不敢怠慢，去不大工夫，把劉公綁到客廳。劉公問道：「施主請貧道驅鬼，今將鬼魂除卻，為何將貧道捆綁。」牛飛天大怒：「你是甚麼官職，竟敢前來私訪，明日是大爺我的壽辰，不便拷問你。來呀！且將老道綁在後院明柱上，過了我的好晌，再言追問他的口供。」此事慢表。

再言范鼎在牛家澗村莊之外等候大人，眼看第二天日夕還不見大人出莊，心知有變，無奈只得在莊外等候，待日昏時再去闖莊救大人方好。正然思索，見遠遠走來二人，臨近一看，心中大悅，正是姜寬同著一人，大約必是請來的李璟了。兩下皆向前一湊，姜寬先說了話：「那不是范賢弟嗎？過來見一見吾的盟兄李大哥，那苗虎不是向你說，若李璟來了，是一無名小輩嗎？」范鼎隨答言：「正是這苗虎小子，目中無人，眼空四海。」遂向李璟施禮，李璟還禮，姜寬問：「范賢弟，怎麼不同黃振在公館伺候大人，為何來在牛家澗，有何公幹？」范浩然說：「二位兄長有所不知，前日大人接了眾百姓幾十張狀紙，皆告牛家澗牛飛天父子在此方橫霸，苦害黎民。大人半信半疑，暗出公館，令黃振保護公館，令我保護大人。大人改扮道士前來私訪牛家澗，自昨午前至今時未見大人出莊，心知大人要有舛錯，我想在此守候至黃昏，攻他不備，闖莊去救大人，此時天色尚早，故而在此耐候天黑。」李璟說：「此時尚早，在此守候無益，不如咱弟兄三人且至前面村鎮投店打尖歇息一時，候至深夜，待愚兄進牛飛天之院，救大人出來，二位賢弟在外邊接應。你看他那牆高數仞，不是愚兄小視二位，恐難以出入此圍牆，不知二位賢弟心下如何？」姜寬接言說：「就依兄長所言。」

三人一同奔前村投店，用了酒飯，飲茶歇息，養了一養精神，抬頭一看天有四更，月色西沉，此時正好行事。三個人各帶自己兵刃悄悄出了房門，將門帶好，躡出茅店門外。離了這賓嘉嶺鎮，往前逕奔牛家澗。在半途影影綽綽來了一人，臨近一看，原是黃振。范鼎問：「黃兄長不在公館？為何到此？」

黃振說：「李大哥來了，小弟這裡請安。我來此皆因劉安、張成二位爺見大人一天半未回公館，放心不下，特派小弟前來探聽大人消息，不期偶遇三位。」李璟說：「來得正好，你就同他二人在外相幫作接應，愚兄入牛家澗去救大人。」言罷四人不多時來在牛家澗。姜、范、黃三人止住腳步，各持兵刃在外作接應。李璟飛身上了圍牆，用問路石一問，並無埋伏，這才腳踏實地。見前面有一所小院，內有數人說話，遂將身隱在一旁，側耳聽他等說些什麼言語。忽聞一人長出一口氣說道：「今日是咱們大爺的壽誕之辰，整整從清晨手腳不捨閒，直忙亂到此時，這才該咱們歇歇腳，喝酒吃坦然飯了。」又一人說道：「雖然是這麼說，客廳內還有苗姑爺、二位少爺並咱大爺，他爺兒四人還未散席哩。」又一人接言說：「你們少談閒話，快吃快喝罷，忘了大爺吩咐的話，叫咱們吃完飯到後院看守那明柱上綁著的那一個老道嗎？」又一人說：「不要緊，適才我從那裡來，見老道綁在那裡，昏昏迷迷，再說這樣高牆，他飛也飛不出去。」

李璟聽到這裡，也就不往下聽了，轉身竟往後院而來。來至後院，果見明柱上綁著一名老道，近前一看，見老道有五旬開外，身駝一羅鍋。知是大人在此受罪，急忙將大人解了綁，背負在身，遂走舊路，來至牆下，又用繩把大人絆在身上，用飛抓拋在牆頭，遂倒絨繩上在牆頭。牆外黃、范、姜三人看見，趕至牆下，李璟遂將大人用絨繩係下牆外，三人把大人接下來。李璟亦飛身下了牆來，范鼎遂背負大人，離了牛家澗，進一鬆林，將大人放下，緩有半刻之工，大人方喘息過來。四位英雄給大人叩頭請安，大人說：「這一位壯士莫非就是李璟嗎？」李璟回答：「正是李璟，現居東昌府，祖居順天府。」劉公說：「多蒙你救本部堂出了是非之地。」姜寬說：「大人，雖然脫了虎穴，還未離開險地，趁此天色未亮，也不可回賓嘉嶺店中，我等保護大人回公館。然後我等再先拿一盞燈苗虎，後拿牛家父子，與此一方百姓除害，望乞大人作主。」劉公說：「好，就按此而行，真是皇上福大齊天，本部堂方遇你四位壯士，一日回京本部堂必然在皇上駕前奏你四個之官職。」言罷四位英雄保護大人回公館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次晨牛飛天父子三人在客廳正要將老道帶來拷問口供，只見惡奴懷重慌慌張張跑進客廳說：「不好了！現今後院柱上不見老道哪裡去了，只見捆他之繩在地上放著，請大爺定奪。」牛飛天聞言一愣，心中納悶。牛紅說：「爹爹，不必納悶，兒想這老道有些仙風道骨之來歷，大約得空從地遁逃走去了。」牛青說：「不對。哎呀！這老道必是哪一家官員前來私訪咱家之劣跡無疑。」牛飛天說：「不能，這府州縣與咱家俱有來往，焉能與老夫作對，而且牆高數仞，他焉能出得去咱府。」

牛青一想說：「是了，大約必是劉羅鍋子前來私訪。我聽人說，他奉旨來山東拿了國泰，盤查各府倉庫，賑濟饑民，素日又好管民間閒事，必有人在他手內告下咱父子，他前來私訪也是有的。若言他怎能出得去咱府，他手下短不了有能人，趁著壽日，將他救出咱府。若果如此，須急速拿主意，要仔細防備才是。」

牛飛天一聞此言，說：「不錯，這個老道是一羅鍋。」遂命懷重：「到後面去請你家苗姑爺前廳議事。」惡奴去不多時，只見苗虎走進客廳，口尊：「岳父大人，二位內兄，有何事商議？」

牛飛天遂將老道之事前後說了一遍。苗虎聞言說：「不錯，必是劉羅鍋子前來私訪，怎麼說呢，他手下有一范鼎到觀音寺去拿我，被我打敗，直到如今他也不敢正眼相視。若是賊官派人來拿，任憑他來多少人，小婿一人管保教他空回，枉費氣力，連一個人也拿不了去。即使動了官兵也難擋我的順刀，我在百萬軍中如走無人之境，何況還有你們父子六人幫助，何必怕他。」

牛飛天說：「這劉羅鍋子被他手下人盜去，能人背後還有能人，賢婿雖然武藝高強，也得多加小心！」苗虎說：「岳父不必擔憂，不是小婿誇口，天下一十八省，並無我之敵手。」牛飛天聞言點了點頭。遂吩咐上下人等：「晝夜多加小心仔細，將來必有一場惡戰。」不言牛家澗之事。

卻說草上飛李璟，蠻子姜寬、賽金剛黃振、彪子范鼎四個人保護大人回在公館，復又給大人叩頭。劉公吩咐：「四位壯士請起，落坐講話。」四人謝了坐。劉公說：「四位壯士救了本部堂，再將惡霸飛賊拿了與民除害，其功非小，本部堂必然奏明皇上，保舉你四位升官。」四個欠身打躬，一齊說道：「小人等皆是性野之人，不懂禮法，恐其大人錯薦，有負大人之美意。」

劉公說：「我意已決，不可推辭。」四家英雄謝恩落了坐，范鼎說：「三位兄長，這苗虎怎樣拿他，事不宜遲，恐他聞知遠遁，那時就費了勁了。」李璟接言說：「有我李某見了他的面，他插翅也難飛。」范鼎說：「亦得從長計較，拿他須用調虎離山之計，他可逃走不了。三位兄長在那觀音寺內隱匿埋伏，我去到牛家澗，引誘苗虎奔尼庵來，三位相幫，苗虎必然被擒，再破牛家澗易如反掌。」姜寬說：「我同你前去相幫，誘那苗虎。那苗虎的順刀厲害，他的腿走起如飛，恐你一人去有疏虞，咱二人車輪戰戰他，且戰且敗，誘他來到尼庵，再請二位兄長幫助，擒苗虎易不難哉！」四人商議定了，大家飽餐戰飯，各自前去行事。

再說觀音寺四個淫尼，帶發的一名花枝，一名綠葉；落髮的一名清風，一名明月。四尼在禪堂思春，埋怨苗虎一去不還，又埋怨牛青負義。牛大爺生辰一過，他二人為何不來一人呢，意令咱四個獨守孤單。四淫尼正然思索，猛見從外面進來二人。四淫尼問：「你二人擅進禪堂無理之極，若是你二人遇見苗大爺在此，哪有你二人的命在，還不快快出去。」李璟、黃振二人聞言大怒，二人亮出刀來，四淫尼初有惡言不遜，次後見亮出刀來，只嚇得抖衣而顫，跪倒哀告，口呼：「二位壯士大爺，我們情願服侍大爺，叫我們怎著就怎著。」黃、李二人聞言大怒，一刀一個，把四個淫尼殺死。二人來至伙房，向寺中打雜差之人說道：「我二

人是奉吏部大人之命，前來捉拿苗虎，現今四淫尼被我二人殺了，爾等急速逃走，免此是非。」

眾伙聞言，一哄而散。李璟、黃振就在山門內埋伏不提。正是：自古能人休誇口，能人背後有能人。

再言范鼎、姜寬二人前去引誘苗虎，走至半路，姜寬對范鼎說：「我在此埋伏，你先前去。」有詩為證：膽大要擗龍首角，雄心欲拔虎嘴毛。

英雄要作驚天事，方顯比眾武藝高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